



[英] 柯南道尔 著 刘振鹏 主编

福尔摩斯

探案全集 3

辽海出版社

[英] 柯南道尔 著 刘振鹏 主编

福尔摩斯

探案全集 ③



辽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/(英)柯南道尔(Conan Doyle, A.)著;刘振鹏 主编-沈阳:辽海出版社,2010.4

ISBN 978-7-5451-0928-3

I. ①福… II. ①柯…②刘… III. ①侦探小说-作品集-英国-现代
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65783 号

责任编辑:段扬华

责任校对:顾 季

封面设计:马寄萍

出版者:辽海出版社

地 址: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政编码:110003

电 话:024-23284469

E-mail:dyh550912@163.com

印刷者:北京德福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发行者:辽海出版社

幅面尺寸:145mm×210mm

印 张:30

字 数:880 千字

出版时间:2010 年 10 月第 3 版

印刷时间: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99.60 元(全六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前言

福尔摩斯这个人物形象自阿瑟·柯南道尔笔下诞生至今已风靡世界百余年。对于全世界无数的福尔摩斯迷来说,他们丝毫不怀疑福尔摩斯存在的真实性。自从阿瑟·柯南道尔 1887 年赋予福尔摩斯生命之后,这个身材瘦削、有着钩鼻、头戴猎帽、肩披风衣、口衔烟斗的人就永远活在了人们的心中。

福尔摩斯虽然是阿瑟·柯南道尔笔下塑造的人物,但能跨越时空、历久弥新,是因为他以最有趣、最引人的手法,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引起共鸣:人们都有探索黑暗与未知的好奇,也都有找出真相、伸张正义的向往,人们都希望具备超人智慧,能先知先觉地解决难题,也都希望在零乱纷扰的疑团中抽丝剥茧地理出逻辑。就在事实与想象里、在假设与证据间、在科学理论与小说创作下,人们心中都有福尔摩斯的影子!福尔摩斯的冷静、智慧和勇气,在悬疑紧凑的故事情节里是最值得玩味的。他敏锐的观察力和缜密的推理分析是破案的关键所在。随着社会的进步,各种鉴识科技应运而生,为侦案工作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帮助,但这位神探的博学多闻、细心耐心、追求真理、坚持原则的特质,应该是这套书背后所要传达到的重要含义。

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结构严谨,环环紧扣,故事情节惊险离奇,引人入胜。为了忠实于原著,我们在翻译本书时尽量做到保持原著文字的完整性。





目 录

希腊翻译	1
------------	---

福尔摩斯归来记

空 屋 子	14
诺伍德的建筑师	28
舞 蹈 者	45
孤身骑车人	62
修道院公学	76
黑彼得	98
米尔沃顿	113
六尊拿破仑半身像	125
三个大学生	141





希腊翻译

我和歇洛克·福尔摩斯先生虽然相处甚久，亲密无间，无所不谈，但他极少谈起他的亲戚和他早年的经历，再加上他一向沉默寡言，愈加使我认为他有点不近人情，甚至有时把他当做一个孤僻的怪人，一个有思想无情感之人。他虽然智力超群，极少有人能与之媲美，但他缺乏常人具有的情感。他不喜欢与女人交往，不愿交友，这都能表明他无感情波动的性格特征。他从不提及家人，所以起初我误以为他是孤儿，无亲人在世。但是有一天他令我大吃一惊，他竟然和我谈起他的哥哥来。

夏日的一个傍晚，茶后悠闲，我们便天南海北、漫无边际地闲聊起来，从高尔夫球俱乐部到地球倾斜交角的变化原因，最后谈到返祖现象和遗传适应性，讨论的中心是：一个人卓而不群的才华究竟有多少是来源于遗传，有多少出于自身早年所受的训练。

“以你为例，”我说道，“从你告诉我的话来看，毫无疑问，你出众的观察才能和独到的推理能力决定于你自身的专门训练。”

“从某方面来说，确实如此，”福尔摩斯若有所思地说道，“我祖上是乡绅，他们习惯于那种阶级的生活。我的这种性格是遗传的，可能来自我祖母。她可能具有这种血统，她是法国美术家吉尔内之妹。血液中的这种艺术成分极具神奇的遗传性。”

“可是你怎么知道是遗传的呢？”“因为我哥哥也具有推理艺术的才能，甚至比我的程度还高。”这对我而言不啻于一件大新闻。假使在英国还有一个人同样具有如此奇异的才能，为什么警署和公众对他竟然会毫无所知呢？我认为我的朋友谦虚才如此说。福尔摩斯对我这种说法微微一笑。

“亲爱的华生，”福尔摩斯说道，“有人把谦虚当做美德，我对此持有异议。对逻辑学家而言，一切事物都应当是真实的原貌，对自己的评价过低和夸大自己的才能一样，都是过犹不及，违背事实的。所以，我对我的哥哥迈克罗斯夫特的评价是真实的，无丝毫夸张的成分，绝非溢美之词。”

“你和你的哥哥年龄相差几岁？”

“差七岁。”

“他怎么没出名呢？”



“噢，他在自己的圈子里很有名气的。”

“他的圈子？”

“噢，比如说，在第欧根尼俱乐部里。”我第一次听说这么个地方，脸上的表情自然也表露无遗了，所以歇洛克·福尔摩斯掏出怀表来看了看，说道：“第欧根尼俱乐部是伦敦很古怪的俱乐部，而迈克罗夫特是个很古怪的人，下午四点三刻到七点四十分，他时常在那里。现在已经六点了，如果你有兴致，咱们不妨在如此美妙的夜晚随便走走，我乐于将两个奇怪之最介绍给你。”

五分钟以后，我们就来到了街上，向雷根斯圆形广场走去。

“你一定很纳闷，”我的朋友说道，“既然他有如此才能，为什么不做侦探工作呢？实际上，他是不可能当侦探的。”

“但你说过……”

“我是说过他的观察和推理能力比我高明。如果侦探这门艺术只需坐在扶手椅上静思推理即可，那么我哥哥肯定会成为举世无双、无人能与之匹敌的大侦探了。但是他既无做侦探工作的想法，也没有这种精力。他懒于验证自己的推论，觉得太麻烦，宁愿被人当做谬论，也不愿费番精力去证明自己的正确。我经常向他请教问题，他给我的解答事实证明都是正确的。不过，在一件案子提交给法官或陪审团之前，如果让他拿出确凿有力的证据，他就无能为力了。”

“你是说，他不是以侦探为职业的了？”“不是，侦探业务在我是赖以谋生的手段，在他不过是纯粹的业余爱好罢了。他在数学方面极有造诣，常在政府各部门查账。迈克罗夫特住在蓓尔美尔街，离白厅非常近。他每天步行上班，早出晚归，不做其他事，也从不到别处去，除了那个在他住所对面的第欧根尼俱乐部。”

“我没听说过这个俱乐部。”“你很可能不知道，伦敦有许多人，或生性羞怯，或愤世嫉俗，总之出于某种原因，不愿与俗人为伍，但他们愿意到舒适优雅的地方去坐坐，看看最新的报刊。出于此目的，第欧根尼俱乐部应运而生。它接纳城里最孤僻和最不爱交际的人。会员们不准互相交谈。在会客室以外的地方，绝对不允许相互交谈，如被发现犯规三次，即被开除。我哥哥是俱乐部始创者之一。我本人觉得这个俱乐部气氛是很惬意的。”我们边走边谈，从詹姆斯街头转过去，不知不觉中便来到蓓尔美尔街。歇洛克·福尔摩斯在距卡尔顿大厅不远处的一个门口停了下来，嘱咐我不要说话，然后把我领进大厅。透过门的玻璃我看到一间宽敞而豪华的房间，里面很多人坐着看报，每人各守一隅。福尔摩斯领我走进一间可以瞭望蓓尔美尔街的小屋，然后把我单独留下一



会儿，很快就带回一个人。这个人想当然是他哥哥。

迈克罗夫特·福尔摩斯长得比他弟弟高大粗壮许多。他很胖，面部虽然宽大，但某些部分却棱角分明，而这种特征正是歇洛克所特有的。他那淡灰色的双眼炯炯有神，似乎经常沉思，这种表情，我是在歇洛克全神贯注时才看到过的。“先生，见到你很高兴，”他说道，伸出一只海豹掌一般又宽又肥的手，“正因为有你为歇洛克作传，他才能够扬名天下。对了，歇洛克，我还以为上星期你会来找我商量那件庄园主住宅案呢。你不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？”

“不，我已经把它解决了。”我的朋友微笑着说道。

“是亚当斯干的了？”

“是的，是他干的。”

“一开始我就确信是这样。”两个人走到俱乐部凸出墙体的窗边坐了下来，“这里是研究人类的理想之地。”迈克罗夫特说道，“看，就以这两个向我们走过来的人为例，他们很典型！”

“是那个弹子记分员和他旁边那个人吗？”

“不错，你怎么看他？”这时那两个人在窗的对面停了下来。我看见一个人的背心口袋上有弹子戏标志的粉笔痕迹，另一个人瘦小黝黑，帽子戴在后脑门上，腋下夹着好几个小包。“他是一个老兵。”歇洛克说道。“而且是刚退伍。”他哥哥说道。

“在印度服役过。”

“他是一个军士。”

“好像是皇家炮兵队的。”歇洛克说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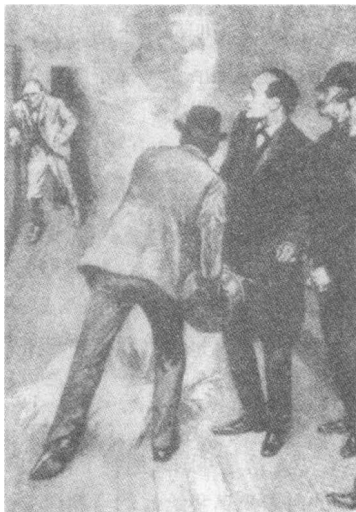
“是一个鳏夫。”

“还有一个孩子。”

“不仅仅是一个孩子，我亲爱的弟弟，不止有一个孩子呢。”

“行啦，”我笑着说道，“对我而言，这可太神乎其神了。”“显然，”歇洛克答道，“他有一种说不出的威武，皮肤经过风吹日晒，无疑他是个军人，且不是普通士兵，他刚从印度回来。”

“他仍旧穿着那双炮兵靴子，这也表



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明他刚刚退伍。”迈克罗夫特说道。“他走路的姿势不像骑兵，但我从他一侧眼眉上边皮肤较浅看出他曾习惯于歪戴帽子，他的体重又不像士兵，所以我认为他是炮兵。”

“还有，他看来极其悲伤，说明他一定失去了一位最亲的人，他自己出来买东西，表明他可能丧妻；另外，他在为孩子买东西，那个拨浪鼓说明孩子不大，他妻子可能产后去世；他腋下夹着一本小人书，是为另一个孩子买的。”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歇洛克·福尔摩斯说他哥哥比他的观察力还要敏锐。歇洛克看了我一眼，会心一笑。迈克罗夫特从一个玳瑁匣子里取出鼻烟，用一块大红丝巾把遗落在身上的烟屑拂去。

“还有一件事，歇洛克，”迈克罗夫特说道，“我有件令你喜欢的东西，一个非常不一般的问题，我正着手分析判断。但是要彻底解决这件事，我可没那份精力。但这是我进行推理的大好时机。如果你乐意听听情况……”

“亲爱的迈克罗夫特，我很乐意。”迈克罗夫特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，匆忙写了几个字，按了按铃，把这张纸交给侍者。

“我已经派人去请梅拉斯先生到这儿来了。”迈克罗夫特说道，“他就住在我的楼上，我和他的关系还可以，他一遇到疑难问题便来问我。据我了解，梅拉斯先生是希腊血统，精通多国语言。他在法院当译员，也给那些住在诺森伯兰街旅馆阔绰的东方人做向导，以此维持生活。等一会还是让他亲口告诉你们他的奇怪经历吧。”几分钟过后，进来一个矮粗胖的人，他那橄榄色的面庞和乌黑的头发说明他是个南方人，但他一开口，却像是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。他亲切地同歇洛克·福尔摩斯握手。得知这位侦探愿意听他的奇遇，他的眼睛闪烁出喜悦的光芒。

“我说的这件事，警察以前从未听说过，所以他们可能不相信。但是，除非我弄清那个脸上贴着橡皮膏的可怜人的结果如何，否则我的心永远不会安宁。”“我洗耳恭听。”歇洛克·福尔摩斯谦虚地说。

“今天是星期三，”梅拉斯先生说道，“啊，这件事发生在两天前，也就是星期一的晚上。我是一个译员，也许我的邻居已经告诉你了：我几乎能翻译所有语言——可是因为我生在希腊，并且起的是希腊名字，所以我主要从事希腊语的翻译工作。多年来，我在伦敦希腊译员中也是赫赫有名，我的名字早已被各家旅馆所熟知。

“无论是外国人遇到了什么困难，还是旅游者到达时晚了，总是在非同寻常的时候来请我给他们当翻译，这很正常。所以，星期一晚上，一位衣着时髦





的人，自称拉蒂默，来到我家请我外出时，我一点都不奇怪。他说，有一位希腊朋友因事到他家来拜访，他自己除了母语外，不会讲任何外国话，因此需要请一位译员。他告诉我他家离这里比较远，住在肯辛顿。看样子他非常焦急，当我们一起来到街上时，他就一把将我推进了马车內。

“我一坐进车中，马上怀疑起来，因为我发现我坐的并非普通的四轮马车。这辆马车相当宽敞，里面的装饰虽然有些破旧，但却非常讲究，不像伦敦那些寒酸的普通四轮马车。拉蒂默和我相对而坐。我们经过了查林十字街，转入谢夫特斯伯里大街，又来到牛津街，我刚想莽撞地告诉他，到肯辛顿这么走绕远了，却因他的奇怪举动而住了嘴。

“他从怀里取出一根像灌了铅似的很重的大头短棒，也许是想显示它的重量和威力，便前后挥舞了几下，然后默不作声地把它放在身旁的座位上，接着他关好两边的窗户。我一看，窗上都蒙着纸，像是有意不让我看到外面，这使我更加吃惊了。‘对不起，挡住你的视线了，梅拉斯先生，’他说道，‘我不希望你能看到我们的目的地。如果你再顺着原路找回来，那对我可能是不太好。’

“你们能够想像出，我听后是多么惊讶。和我同车的人是个膀大腰圆的青年，即使他没有武器，我也决不是他的对手。

“‘你不能这样做，拉蒂默先生，’我结结巴巴地说道，‘要知道，这样做是违法的。’‘不错，这有点失礼，’他说道，‘不过，你会得到补偿的。但是，我必须警告你，梅拉斯先生，今晚的事如果你报警或做出任何对我不利之事，你可就要小心了。我提醒你，现在任何人都不知道你在何处。还有，不论在这辆四轮马车里还是在我家中，你都逃不出我的手心。’

“他虽然看似心平气和地说着，可是字字刺耳，一心想要吓住我。我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，心中不解，他为什么要用这种奇怪的办法来挟持我。可是不管怎样，我十分清楚，反抗是无济于事的，只好顺其自然。

“马车走了大约两个小时，对我们的去向我一无所知。有时从马车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中，可以猜测可能是走在石板路上，有时通过平稳的车声，可辨出是走在柏油路上。除了这些，我根本不知道我们身在何处。车窗被纸遮得不透一丝光亮，就连前面的玻璃也拉上了蓝色的窗帘。我们离开蒂尔美尔街时是七点一刻，最终停车时，时间已是八点五十分。同车人把窗玻璃打开，进入我的视线的是一个低矮的上面点着一盏灯的拱形大门。我急忙从马车上下来，从打开的门进入院内，依稀记得进来时看到一片草坪，两旁长满树木。我在心里揣测，这到底是私人庭院呢，还是真正的乡下？

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“大厅里面点着一盏彩色煤油灯，灯光非常暗淡，我只能意识到房子很宽敞，里面挂着许多图画，其他的就看不清了。在暗淡的灯光下，我大概看出那个开门的人身材矮小、猥琐，是个中年人，双肩有些向前佝偻。他向我们转过身时，灯光一晃，我才看出他戴着副眼镜。‘是梅拉斯先生吗，哈罗德？’他说道。”

“‘是的。’”

“‘这事办得不错！梅拉斯先生，我们没有恶意，可是没有你，这事儿就办不成。如果你老实与我们合作，你是不会后悔的，但如果你想要花招，那你最好求上帝保佑了。’他说话时心神不安，声音颤抖，并带着格格的干笑，使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他比那个年轻人更可怕。”

“‘你要我做什么？’”我问道。

“只是向那位拜访我们的希腊绅士问几个问题，然后告诉我们他的回答。不过我们问你什么就说什么，不得乱说，否则……’他又发出格格的干笑，‘否则你就要不存在了。’”

“他边说边打开门，领我走进另一间屋子，屋内陈设富丽堂皇，不过光线仍然很暗淡，只有一盏很小的灯。房间很宽敞，我进屋时，双脚踏在地毯上，软绵绵的说明地毯价格不菲。我又看到一些丝绒面软椅，一个高大的大理石白壁炉台，旁边好像还有一副日本铠甲，灯的正下方有一把椅子，那个年纪大的人示意我坐在椅子上。年轻人出去了一会儿，突然又从另一道门回来，身后跟着一个穿着宽松睡衣的人，缓缓地向我们走来。当他走到昏暗的灯光之下，我才能比较清楚地看清他的模样。一见之下，我立刻吓得心惊胆颤。他面色蜡黄，非常憔悴，但眼睛却明亮，看来他体力虽不佳，精力却还充沛。最使我震惊的是他脸上乱七八糟地贴满形状怪异的橡皮膏，嘴边还贴着一大块纱布。”

“‘石板拿来了吗，哈罗德？’在那个怪人无精打采地倒在椅子中时，上了年纪的那个人喊道，‘把他的手松开，然后再给他一支笔。梅拉斯先生，你问他，让他把所要回答的都记录下来。首先问他，他是否准备在那些文件上签字？’那个人眼里闪着怒火。”

“‘不！’”他在石板上用希腊文写道。

“‘不能再商量吗？’”我按照那恶棍的吩咐问道。

“‘除非我亲眼看见她在我熟悉的希腊牧师作证下结婚，否则绝无商量的余地。’那个年长的家伙狞笑着说道：‘那你知道你这样做的后果吗？’‘我什么都不怕。’”



“这些问答只不过是这场连说带写的奇怪谈话中的一些片断，我迫不得已地屡次追问他是否在文件上签字，但每一次都是怒气冲冲的回答。我灵光一闪，我可以在发问时加上自己想问的问题。于是我先试探一下，最后问一些无聊的话，我发现他们俩人完全不懂，我才大胆地进入正题。我们的谈话大致是这样的：‘你这样顽固没有丝毫好处。’‘你是谁？’

“‘我不怕。’”“‘我在伦敦人生地不熟的。’”

“‘命运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。’”“‘你在这里多久了？’”

“‘随便吧。’‘三个星期。’”

“‘你从此会失去这些产业。’‘他们会折磨你？’”

“‘它决不会落入流氓之手。’‘他们不给我饭吃。’”

“‘只要你一签字，他们就会放了你。’‘这是什么地方？’”

“‘我死也不会签字。’‘我不知道。’”

“‘你应该想想她。’‘你叫什么名字？’”

“‘我只有亲耳听她说才会相信。’‘我叫克莱蒂特。’”

“‘如果你签字，你就可以见到她。’‘你从何处来？’”

“‘那我宁愿不见她。’‘雅典。’”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只要再有五分钟，我就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打探得一清二楚，只差一个问题就有可能查清这件事。谁料此时房门突然打开，走进一个女人。我看不清她的容貌，只觉得她身材修长，体态轻盈，头发乌黑，穿着肥大的白色睡衣。

“‘哈罗德，’那女子用不标准的英语腔调说道，‘我真的不能再呆下去了。太无聊了，只有……啊，我的天哪，这不是保罗么！’最后的两句话是用希腊语说的，话音未落，克莱蒂特便用力地撕下嘴上的橡皮膏，一边尖叫‘索菲！索菲’，一边猛地扑到女人的怀里。但是，他们只拥抱了片刻，年轻人便抓住那女人，把她推出门去。年纪大的人轻松地抓住那瘦弱的受害者，把他从另一道门拖出去。突然间室内只剩我一人，我猛地站起来，朦胧地想：我可以设法发现一些线索，看看我究竟在何处。不过，幸亏我还没有付诸行动，因为我一抬头就看到年纪大的人站在门口，恶狠狠地盯着我。

“‘没事了，梅拉斯先生，’他说道，‘我们没把你当做外人，所以请你参与了私事。本来我们先是指一位会讲希腊语的朋友帮忙谈判的，但他因急事回东方去了，否则我们是不会麻烦你的。我们得找人接替他，听说你的翻译水平很高，我们便请了你来。’

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“我点了点头。”

“‘这里有五英镑，’他向我走过来说道，‘希望你不要嫌少，不过请记住，’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胸膛，嘿嘿笑道，‘如果你将此事泄露出去——一个人也不行——那你就等着去见上帝吧！’”

“我对这个形容猥琐的人的厌恶和恐惧已到了极点。现在灯光照在他身上，我对他看得更清楚了。他枯瘦的脸无精打采，一撮胡须又细又稀，说话时把脸向前伸，嘴唇和眼睑不住地颤动，极像一个精神病患者。我不禁想到他接二连三的怪笑声也是一种神经病的症状。但是，他那双青灰色闪着凶光的眼睛，更让人感到恐怖。”

“‘如果你把这事张扬出去，我们马上会知道，’他说道，‘现在马车在外面等你，我的朋友送你回去。’我急忙穿过前厅坐上马车，又环视了一眼树木和花园，拉蒂默先生紧跟着我，默不作声地坐在我对面。我们又是默默地行驶了一段漫长的路，车窗依然挡着，直到半夜，车才停下。‘请下车，梅拉斯先生，’我的同车人说道，‘对不起，这里离你家还有一段距离，但毫无办法，你如果要想跟踪我们的马车，那只能是你自讨苦吃了。’他边说边打开车门让我下车，车夫便扬鞭疾驶离去。我惊异地环顾周围，一看我只身置身于一片漆黑的荒野之中。远处一排房屋，从窗户里透出灯光。另一边是铁路的红色信号灯。载我的那辆马车早已没了踪影。我四下望去，想知道自己身在何处，这时我依稀看到有人向我走来，当这人走近我时，我才辨认出他是铁路搬运工。”

“‘请问这是哪里？’我问道。”

“‘这里是旺兹沃思荒地。’他说道。”

“‘这里有火车进城吗？’”

“‘你再走大约一英里就可以到克拉彭枢纽站，’他说道，‘恰好还能赶上去维多利亚车站的末班车。’”

“我的这段惊险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。福尔摩斯先生，刚才对你讲的这段经历中我所去过的地方是何地，我所见过的那些人为何人，我是一无所知。但是我敢肯定那儿有一桩罪恶的勾当。我要尽量帮助那个不幸之人。第二天早晨，我把全部情况告诉了迈克罗夫特·福尔摩斯先生，随后就报了案。”

听完了这一段奇异曲折的故事，我们默默地静坐了片刻。后来歇洛克望望他哥哥。“你做了什么吗？”歇洛克问道。迈克罗夫特拿起桌上的一张《每日新闻》，上载：



今有一希腊绅士保罗·克莱蒂特，自雅典来此，不懂英语；另有一希腊女子索菲，两人均告失踪，若有人告知下落，定予重酬。X二四七三号。

“今天各家报纸都刊载了这条启事。但一点消息都没有。”迈克罗夫特说道。

“希腊使馆知道这件事了吗？”

“我问过了，他们毫无所知。”

“可以向雅典警察总部发个电报。”

迈克罗夫特转身向我说道：“我们家歇洛克的精力是最充沛的。你一定要想方设法查清案子。如果有什么好消息，请告诉我。”

“一定，”我的朋友从坐位上站起来回答，“我一定会告诉你，也会告诉梅拉斯先生。梅拉斯先生，如果我是你，在这段时间内一定会加倍小心。他们看见启事，就会知道是你泄密了。”我们步行往家走，福尔摩斯在一家电报局发了几封电报。

“华生，你看，”福尔摩斯说道，“迈克罗夫特经常会把案子转到我手中，我经手的许多案子就是这样的。我们刚刚听到的问题，答案是唯一的，但很特别。”

“你有信心侦破吗？”“啊，当然有信心。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么多情况，其余的情况也会查明的。如此还不能解决那才怪呢。你对刚才的事一定也有自己的见解。”“对，不过还不太明确。”

“那你是怎么想的呢？”“依我看，显然是那个叫哈罗德·拉蒂默的英国青年拐骗了那位希腊姑娘。”

“从哪儿拐骗来的？”“可能是从雅典。”歇洛克·福尔摩斯摇摇头，说道：“不对，那个青年根本不会讲希腊语，而那个女子却能讲比较流利的英语，她应该在英国呆了一段时间了，而那青年却没有到过希腊。”

“那么，我们假设她是来英国访问，而那个哈罗德劝她和他一起逃走。”“这倒很有可能。”“后来她哥哥——我猜他们是亲戚——从希腊前来阻挡。他一不小心落到那青年和他们同伙手中。他们抓住他，用武力野蛮地强迫他在一些关于财产转让的文件上签字，这样就可以得到那姑娘诱人的财产了。她哥哥可能是这笔财产的受托管理人，他拒绝在转让书上签字。为了和他谈判，那青年和他的同伙只好找来一个懂希腊语的译员，所以梅拉斯先生就被挟持去了，



以前或许还有另一个译员。他们根本没告诉那姑娘她哥哥到来的事，他们兄妹相见纯属完全出乎姑娘的预料。”“对极了，华生！”福尔摩斯大声说道，“我认为你的看法的确与事实非常相近了。你看，我们已经胜券在握了，唯一担心的是他们会突然使用暴力。只要我们来得及动手，他们肯定难逃法网。”

“可是我们怎样才能查明那神秘住宅的地点呢？”“啊，如果我们推测得不错，并且那个姑娘的名字叫索菲·克莱蒂特，找到她便容易多了。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她，因为她哥哥完全是个陌生人。很明显，哈罗德与那姑娘接触已经好长时间——至少几个星期了，所以她在希腊的哥哥得到消息后便赶到那里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如果他们仍然住在那个地方，可能就会有人对迈克罗夫特的广告有个回应。”我们一边走一边说着，很快就回到了贝克街寓所。我们上了楼，福尔摩斯打开房门，有些吃惊。我从他肩上望过去，也觉得惊讶。原来他哥哥迈克罗夫特正坐在扶手椅上吸烟呢。

“二位请进，”迈克罗夫特看到我们惊讶的表情，亲切地笑着说道，“你一定没料到我有如此的精力吧！我也说不出为什么这件案子很吸引我。”

“你是怎么来的？”

“我坐双轮马车比你们先到了。”

“情况有新变化吗？”

“我的启事有回音了。”

“真的！”

“是的，你们刚离开几分钟就有了回音。”

“结果呢？”

迈克罗夫特·福尔摩斯取出一张纸来。

“在这里，”他说道，“这封信是一个身体虚弱的中年人用宽尖钢笔在淡色印刷纸上写的。”信的内容如下：

先生：

今日获悉贵处启事，现复如左。予对此女情况知之甚详，若移驾本府定当详告彼女之惨痛经历。该女现寓于贝克纳姆之默特尔兹。

您忠实的 J. 达文波特

“信是从下布里克斯顿发来的。”迈克罗夫特·福尔摩斯说道，“歇洛克，我们现在乘车到他那里去了解详情你认为如何？”



“亲爱的迈克罗夫特，救那哥哥的性命比了解他妹妹的情况更为重要。我想我们应当到苏格兰场与葛莱森警长会合，然后直接到贝克纳姆去。你应该知道，那人的性命危在旦夕啊！”

“应该让梅拉斯先生也一起去，”我提议道，“我们可能需要一个翻译。”“非常正确，”歇洛克·福尔摩斯说道，“快吩咐仆人尽快找辆四轮马车，我们即刻前往。”他说话时，打开桌子抽屉，把手枪塞到衣袋里。“不错，”他见我正在打量他，便说道，“从我们所得的消息看，我们正在和一群非常危险的匪徒打交道。”我们到蓓尔美尔街梅拉斯先生家中时，天已完全黑了。一位绅士刚刚来过他家已把他请走了。

“你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吗？”迈克罗夫特·福尔摩斯问道。“先生，我不知道。”给我们开门的妇女答道，“我只看见他和那位绅士坐一辆马车走了。”“知道那位绅士的姓名吗？”“不知道，先生。”“是不是一个黑脸、高个、英俊的年轻人？”

“啊，不是的，先生。他个子不高，面容消瘦，戴着一副眼镜，看样子人还挺开朗，边说话边笑。”“快跟我来！”歇洛克·福尔摩斯急切地喊道，“危险了！”我们向苏格兰场赶去的路上他说道，“那几个人又把梅拉斯弄走了。他们那天夜晚就发现梅拉斯没胆量，那恶棍一站在他面前，他一定又吓得够呛。那几个人虽然是要他做翻译，不过，翻译完了，他们很可能因他走漏消息而杀害他。”我们想乘火车可提前到达贝克纳姆。但是，我们到苏格兰场后，找到葛莱森警长，办完允许进入私宅的法律手续，又耽误了一个多小时。到了九点三刻我们来到伦敦桥，十点半钟我们四个人到了贝克纳姆火车站，又驱车行驶半英里，才来到默特尔兹——一所死气沉沉、背靠公路的大宅院。我们把马车打发走，沿车道一起向前走去。

“漆黑一片，”警长说道，“好像无人居住。”“我们的鸟儿已经离巢了，鸟巢已经空无一人。”歇洛克·福尔摩斯说道。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



“一辆四轮马车载着行李刚开走，还不到一小时。”

警长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我在门灯照耀下看到了车辙，可这行李从哪儿说起的呢？”“你看到的可能是同一辆车子向另一个方向驶去的车辙，可是这向外驶去的车辙却非常深——所以我肯定车上装的东西相当沉重。”

“你比我看得仔细，”警长耸了耸肩膀，说道，“破门而入似乎有些困难，如果我们叫门无人答应，那倒是不妨一试。”警长用力扣打门环，又拼命按铃，可是始终无人回应。歇洛克·福尔摩斯走开了，过了几分钟又返回来。“我已经打开了一扇窗户。”歇洛克·福尔摩斯说道。“幸亏你不反对破门而入，福尔摩斯先生，”警长看见我的朋友这么敏捷地把窗门拉开，说道，“好，我想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可以不请自入。”我们依次从窗户钻进去，来到了一间大屋子，这显然就是梅拉斯先生上次来过的地方。警长点上手提灯，借助灯光我们看到了梅拉斯对我们讲过的两个门、窗帘、灯和一副日本铠甲。桌上有两个玻璃杯，一个空白兰地酒瓶和一些残羹冷炙。

“什么声音？”歇洛克·福尔摩斯突然问道。我们立即静立着侧耳倾听，一阵低微的呻吟声从我们头顶上的某个地方传来。歇洛克·福尔摩斯急忙冲向门口，跑进前厅。呻吟声很明显是从楼上传来的。他跑上楼去，警长和我紧随其后，他哥哥迈克罗夫特虽然体重大，但也很快赶上了。

二层楼对着我们三个门。那可怜的声音是从中间那道门传出来的，有时低如呓语，有时大声哀号。门是锁着的，可是外面有钥匙。歇洛克·福尔摩斯迅速打开门冲了进去，可是马上又用手按着喉咙，退了出来。

“里面正烧炭，”歇洛克·福尔摩斯喊道，“稍等一下，毒气很快会散去。”我们向屋里望去，只见房屋正中间的一个小铜鼎冒出暗蓝色的火焰，它在地板上投射出一圈青灰色的光芒，朦胧中我们看到两个模糊的人蜷缩在墙边。门一打开，一股可怕的毒气扑鼻而来，使我们感到压抑，呼吸不畅，咳嗽不止。歇洛克·福尔摩斯奔到楼顶呼吸一口新鲜空气，然后，冲进室内，迅速打开窗户，把铜鼎扔到花园里。

“我们要待一会儿才能进去，”歇洛克·福尔摩斯又飞快地跑出来，喘息着说道，“蜡烛在哪里？我看在这样的空气里火柴也未必能划得着。迈克罗夫特，你站在门口拿着灯，我们去救他们！”

我们冲到那两个中毒的人旁边，把他们拖到灯光明亮的前厅。他们早已昏迷了，嘴唇发青，面部充血、肿胀，眼睛凸出。他们的模样走了相，若非那黑胡子和肥胖的身形，我们几乎认不出那位几个小时前才在第欧根尼俱乐部与我

